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35
12 December 1985

CHINESE

第二六三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2月12日星期四，上午11点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巴索勒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u>成员国</u> ：	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中国	范国祥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哈利勒先生
	法国	卢埃先生
	印度	克里什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科汤德兰博阿先生
	秘鲁	贝拉劳恩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1371/A

上午11点2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活动的报告 (S/17657 和 Add.1 及 2)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奥地利、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理会议程的讨论。根据惯例和《宪章》有关条款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在安理会同意下我建议邀请上述各位代表参加本次辩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顿塔斯先生（希腊）和土耳曼先生（土耳其）在会议桌旁就坐；费什尔先生（奥地利）在会议厅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想指出，安理会在磋商时成员国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科雷先生。除非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39条邀请科雷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在适当的时候我将请科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成员国已经收到了秘书长有关联合国从1985年6月1日至1985年11月30日 (S/17657 和增编2) 和1985年12月9日 (S/17227 / 增编1) 在塞浦路斯的活动。成员国还收到了安理会在磋商过程中拟定的载于 S/17680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

根据我的理解，安理会准备对决议草案表决。除非有人反对，我将把决议草

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布尔基纳法索、中国、丹麦、埃及、法国、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有15票赞成。 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578(1985)号决议。

第一位发言者是奥地利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费希尔先生(奥地利)：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您担任安理会12月份的主席。我相信，您将以建设性的方式主持安理会的会务。

我也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澳大利亚常驻代表伍尔科特大使致意，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务，澳大利亚与我国在联合国内是近邻。

经过了仔细的磋商之后，我们决定要求代表所有提供部队的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瑞典和联合王国——参加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期之后的辩论。

我们发言的目的是要讨论联塞部队的财政状况，这是提供部队国家政府深为担忧的问题。 自愿捐款与这一重要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实际开支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给我们这些国家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负担。 提供部队的国家一直承担着联塞部队开支一大部分。这是因为它们把参加联塞部队看作对国际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服务。

但是，联塞部队日益严重的赤字造成了令人极不满意的补偿情况，提供部队的国家的负担占了很大比例，并且我们认为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各自的

政府已经特别呼吁会员国尽力减缓联塞部队面临的严重财政状况。我们要求它们增加捐款，如果以前没有捐款的话，现在开始这样做。秘书长也发出了呼吁，我们感谢他的持续努力。

维持和平行动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这个重要的工具能够继续有效地保卫国际安全对每个会员国都有好处。在延长联塞部队任期时，提供部队的国家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提供支持和加强努力，改善联塞部队的财政状况。我们也想感谢多年来一直定期向联塞部队提供捐款的国家。

主席：我感谢奥地利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塞浦路斯代表，我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热烈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12月份主席，并赞扬您干练地主持了对刚才被一致通过的决议的讨论，该决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期再延长半年。我国政府极为满意地看到布尔基纳法索的受人尊敬的杰出代表担任联合国的这一重要机构的主席，我国与贵国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特别是在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内。我个人也要向您表示祝贺，我知道您的外交经验和友好和富有人情味的风范，您担任主席对安全理事会及其重要任务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我也最热烈地祝贺您的前任，安全理事会11月份的主席，澳大利亚出色的外交家，伍尔科特大使，他明智和熟练的领导已经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承认。

我感谢成员国允许我在安理会发言。我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对联塞部队任期的延长在目前情况是必要的，因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部分领土仍然遭到军事占领，土耳其不遵守大量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联合国秘书长正为实现和平作出努力，我们非常重视秘书长努力的成功。

安理会成员都知道，由于1974年的入侵，我们将近37%的领土处于土耳其占领之下，20万塞浦路斯人流离失所，成为自己国家中的难民，而且数百人失踪，财产损失惨重。我们的人民几世纪生活在一起，现在却由于种族背景而互相残杀，离散分裂。

被占领地区出现了人为的障碍、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分裂的阴谋。土耳其搞了一个阴谋，企图摧毁塞浦路斯的文化特征与文化遗产，他们亵渎和洗劫千年的古老教堂和其他宗教场所，洗劫古迹和财宝，更改城镇、村庄和一些地方历来沿用的名称，不择手段地使被占领地区完全土耳其化。此外，他们还移进大批定居者夺取希族塞人的房屋和财产，企图改变塞浦路斯长期的人口结构。组织非法的假选举”、通过所谓新“宪法”、采取其他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决议和秘书长建议的行动，自从他们蓄意破坏1985年1月17号高级会议以来，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上述行动。

由于联合国似乎无法迫使土耳其遵守安理会的庄严决议，安卡拉正侵犯塞浦路斯领土完整，建立一个用占领军的刺刀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

土耳其不顾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不结盟运动关于塞浦路斯完全非军事化的宣言，最近加速占领地区的军事化，在莱夫科尼科建成一个大的空军基地，在被占领的凯里尼亚地区建造的一个海军基地也接近完工。

这再次证明土耳其对联合国的蔑视，同时也表明他们决心长期固定土耳其在塞岛的军事存在。这些设施的规模和巨大的费用应引起人们的担心，究竟它们的用途和目的是什么。

同安卡拉继续军事化的政策截然相反，我国政府以书面形式接受秘书长最近报告第17段中驻塞部队司令关于尼科西亚地区脱离军事接触的建议。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反映了全世界舆论的一致意见，它们是强制性决定。它们要求所有占领军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使难民安全返回家园，要求尊重塞浦路斯

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不干涉其内政；要求尊重全体塞浦路斯人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迁徙自由、定居自由和土地拥有权。它们进一步要求撤除分裂宣言，谴责一切分裂行径，不承认非法实体。安理会知道，土耳其投票赞成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决议随后得到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的核可，从而带有约束性。不幸的是，土耳其对联合国和执行这些决议方面的记录是很糟糕的。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难民返回家园。相反，在1974年土耳其进攻之后，2万希族塞人留在占领区；阿蒂拉暴力行动的这些不幸受害者逐步被迫放弃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到政府控制区寻求避难。

安理会关于停止分裂、结束土耳其占领的要求和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呼吁，又怎样呢？也遭到安卡拉完全拒绝。事实上，土耳其每天采取新措施巩固对弱小受害方面的控制，在土耳其军队控制地区进行新的非法企图，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安卡拉给秘书长的保证。

我知道，安理会成员并不相信土耳其所谓这些非法行动是所谓管理占领区的土族塞人所为的谬论。实际上，土耳其军队控制着一切，欧洲人权委员会也承认这一点。委员会发现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大规模侵犯人权。军队随时任意插手控制——说明确一点，是镇压——土族塞人，要求他们绝对服从。每四个平民就有一个士兵，如果加上安卡拉从安纳托利亚调来的定居者，对每四个土族塞人就有二个土耳其大陆人。大陆土耳其人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和军事化挫败了土族塞人的任何独立政策或行动。事实上，土族塞人处于占领统治之下，无法象联合国决议所要求的那样自由谈判。土耳其军队的存在是真正谈判所无法跨越的障碍，没人能在枪杆子底下自由谈判。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和塞浦路斯人民的扩张主义政策说明了土族塞人在每轮两族谈判、对秘书长倡议和联合国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塞浦路斯的决议等问题上的立场。与土耳其的一再保证包括在此作出的某些保证，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现在土耳其和登克塔什先生公开承认，他们的立场一贯并继续是：土耳其占领军撤走的问题不可讨论，土耳其军队将长期呆在塞浦路斯。

这些发言是对土耳其大举入侵时其外长贡埃斯的讲话以及土耳其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基尔贾大使最近在安理会讲话的最大嘲讽，这位大使在安理会上说：

“在所有有关各方达成最后协议之前，土耳其的武装部队将继续留在土族联合邦的领土上。”（S/PV.2405，第48页）

在这方面必须强调指出，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都要求土耳其部队立即从这块领土上撤走。这是联合国提出的庄严要求。在其撤军这一点上是毫无保留余地的，土耳其只有立即撤出它的军队。这就意味着土耳其人在“有效保护”的幌子下，要求国际社会——其中也包括塞浦路斯希族人——接受其某些与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背道而驰的东西。这些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强制性的，对所有的会员国、对秘书长本人都具有约束力，因此这些决议当然对侵略者和牺牲者也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仿佛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证明土耳其日益强硬的立场，它破坏秘书长倡议的另一个步骤就是目前土方所发表的某些讲话，这些讲话的目的在于阻止在未来实施三大自由：即迁移自由、定居自由和拥有土地的自由；在达成一项决议之后，这种做法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塞浦路斯人民——不论其种族背景如何——在自己国家里自由迁移的权利。

土耳其的这些立场一方面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人权原则，同时也是与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第365（1974）号决议、第541（1983）号决议和第550（1984）号决议的文字精神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些决议不仅规定了使所有难民安全返回其家园的要求，而且也对保障塞浦路斯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做出了规定。

土耳其人尽管对塞浦路斯共和国进行了侵略，但另一方面，它甚至还要顽固坚持在达成一项协议之后，其军队仍要留在这个岛屿上，这无异于强迫一场战争的受害者接受侵略者所提供的保护。

土耳其人还不厌其烦地发表讲话，其基本意思无非是想要说明所谓的北部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权与其他国家缔约或得到别国的承认。他们建立了中央银行，我们已经在安全理事会过去所举行的各次会议上揭露了他们的这种闹分裂、搞割据的行径；土耳其人最近还宣布：这家银行不久将发行货币，这一做法是符合其所谓的分治独立的企图的。我不想在此提及土耳其人在1982年建立所谓中央银行之后再次向联合国会员国所做的保证，即由于中央银行尚不具备发行货币的重要职能，因此就不构成分裂主义的行为。我也不想在此提及继1983年11月蓄阴的分裂活动之后，土耳其所提出的一个日益荒唐可笑的论点，即登克塔什先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塞浦路斯境内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式的合成国家；我无须在此提及这些问题，因为土耳其的邪恶的分裂主义和兼并主义的企图乃是尽人皆知的。

然而我要再次指出的是，作为这场侵略战争产物的所谓北部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是非法的。这个傀儡政权除了土耳其部队所占领的土地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领土，土耳其军队直到最近才把占该地区人口80%的塞浦路斯希族人驱赶出他们的家园，并在这些被赶走了的塞浦路斯希族人的家园安置了数以千计的来自土耳其本土的移居者。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土耳其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这个讲坛上侈谈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需要，这使我们更加透彻地看到了它的荒谬可笑和厚颜无耻，这无异于是对土耳其的极其可悲的嘲讽。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中所规定的自决权，理应由全体人民来行使，而不是单独由某一部分、宗教派别、社团或种族集团来行使。如果土耳其人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得到接受的话，人们不知道世界地图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有趣的是，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实施这种信条的话，土耳其自己会怎样遭到肢解的厄运。

我们不能在塞浦路斯领土上的某一部分——也就是在土耳其军事占领军的武装力量控制下的地区——行使自决权，虽然塞浦路斯共和国对这一地区拥有法律上的

管辖权，这一点是无数联合国决议所确认的。因此，对分裂主义分子随心所欲宣布的“北部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进行的所谓公民投票以及1985年5月5日和6月9日在被占领地区进行的所谓选举，在法律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对所有民主原则的嘲弄，也是对国际法和得到普遍承认的人权概念的违反。

土耳其执意要使侵略军在塞浦路斯长期存在下去，不仅是与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背道而驰的，而且也会破坏秘书长倡议取得成功的希望。塞浦路斯人民要求和平并结束他们的苦难。但是除了实现能够使他们重返世代生活过的家园的和平、正义和自由以外，他们是不会接受任何其他解决办法的。这就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外国军队、没有分界线、也没有任何人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

正如我国总统昨天所说的那样，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先决条件就是结束占领局面——这就是说，在建立一个临时政府之前，土耳其应首先撤出它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切军队。

至于在1985年12月9日分发的秘书长关于斡旋工作的报告的增编1，我要发表如下意见：

正如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我们对秘书长目前的倡议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态度，这方面的工作是于1984年8月在维也纳开始的，随后是近距离对话，高级及较低一级的会议；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同时，我们应提醒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注意以下事实：由于登克塔什一直拒绝参加有意义的对话，并反对达成妥协的一切努力，高级会谈没有取得成果，在此之后，我们接受了秘书长关于进行新的高级会谈的建议。登克塔什不仅不接受这一建议并不表示任何合作，他反而还采取一系列非法行动，旨在加强单方面宣布的无效独立，尽管安理会责成他取消和放弃这一独立。

在登克塔什先生拒绝秘书长的关于低级联合会谈的建议之后，我们再次本着妥协精神接受了秘书长提出的关于与双方分别进行会谈的建议。我们方面和秘书长或他的同事进行了几次会谈，包括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及外交部长与他们的会谈，结果，我们达成了四月文件。正如1985年6月19日秘书长的报告所阐述的那样，它是最可能实现塞浦路斯问题公正和持久解决的方案。

这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和秘书长达成了一项全面协议。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都知道，我们进入了安全线区域，这一安全线是公正和有效解决与违反《宪章》的宗旨与原则、违反国际法准则、包括行使基本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起码标准的解决之间的分水岭。

秘书长完全清楚我们的立场。因此，我们相信，他在决定下一步骤时将以他的一贯公正态度采取相应的行动。

同时，秘书处过去八个月来一直努力争取得到土族塞浦路斯人方面对文件的肯定答复。早在今年6月，秘书长就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土耳其方面尚没对他所做的努力表明立场，他仍在等待土方的答复。几个月后，秘书长从土方得到的答复——至少可以说——不是积极的，而且至今土方显然一直保持这一立场。

所以，现在的工作是要说服另一方和我们一样表明出诚意，接受四月文件的现有方案或其修正方案，从而为进行实质性谈判和迅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铺平道路。我们坚信，安理会的各理事国以及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会协助秘书长取得这些成果。

塞浦路斯政府渴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坚信全体塞浦路斯人民都将从结束对我国部分领土几乎12年的军事占领中获得益处。实现公正持久的解决之后，所有塞浦路斯人民都将再次享受和平及在全岛各地行动和居住的完全自由。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愿望，他们渴望在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中享有正义、和平、合作与幸福，这些都符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符合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和英联邦的各项宣言以及达成的各高级协议。

为了表示诚意，塞浦路斯政府在过去三届大会中一直避免在联合国内辩论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秘书长的主动行动能顺利进行。但是，人们不应期望我们成为响应秘书长关于暂停的建议的唯一方面。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把实现正义的希望寄托于联合国，因为它仍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我们把它作为实现塞浦路斯问题公正持久解决的场所。

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实施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使塞浦路斯成为没有外国军队或分界线的岛屿，重建合作的桥梁，医治外国干预和干涉以及分裂和对抗势力造成的创伤。

塞浦路斯政府重申，我们坚定地支持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为完成他的个人斡旋而进行的令人称赞的努力。在这方面，我向他表示我们的深切谢意，感谢他为谋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持久解决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我们还热切赞扬副秘书长布莱恩·厄克特做出的有意义和宝贵的贡献。他对联合国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坚定地捍卫了《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并努力加强了联合国的信誉与效率，从而为自己在国际上赢得崇高威望。塞浦路斯向他表示良好祝愿，并感谢他为塞浦路斯人民所做的一切。

我们还要热烈赞扬秘书长的亲密助手费塞尔和皮科先生所做的宝贵贡献，他们为促进我国的和平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向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代理特别代表霍尔格先生表示特别的敬意，我们钦

佩他履行自己艰巨使命的有效方式。

我国政府还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指挥员、格莱恩德尔少将及他的官兵们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在忠实地继续履行安全理事会赋予的使命。提到联塞部队，我当然要向所有友好政府——通过人员和资金的自愿贡献使联塞部队能继续在塞浦路斯执行不可缺少的维持和平任务的政府——表示我们最深切的谢意。

最后，我希望，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将紧迫地进行它的人道主义工作，以确定数百名失踪人员的命运，这是我们对他们的家属应尽的道义责任。

主席：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的赞扬。

下一位发言者是希腊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登塔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相信，由于你的众所周知的技能和外交才干，你将出色地完成你的艰巨任务。

我还要感谢安理会十一月份的主席、澳大利亚常驻代表伍尔科特大使，他以卓越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

塞浦路斯的常驻代表已广泛地谈到了塞浦路斯问题的各个方面。在今天早上的安理会上，我想重申我国政府对土耳其军队继续占领塞浦路斯北部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换句话说，我想谈谈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除了希腊与塞浦路斯人民的特殊关系以外，我国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保证人之一。我国政府仍然坚定不移地深信，只要根据最后协定在共和国中建立过渡机构以前，并未规定土耳其军队从塞岛撤出，那么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就别想了。此外，还应当对有效的保障制度取得协商一致。这样就大大消除土族塞人的恐惧，即担心他们的种种权利会被希族塞人所糟蹋。它同样应当保护岛上绝大多数希族塞人；并有效地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以免再受土耳其的威胁。

就土族塞人的安全而言，这个目的是可以通过可行的宪法保证和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期再延长相当一个时期让它继续驻留在那里就可得到令人信服的实现。基普里亚努总统和帕潘德里欧总理都多次建议进行这种安排。

就希族塞人大多数人的安全而言，土耳其军队的撤军将会是一种积极的进展。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帕潘德里欧总理12月6日在议会所作的一次关于主要的外交政策的发言：“在最后一个土耳其士兵撤走之前，在对塞浦路斯的占领结束之前，我们不能接受一个过渡时期，我们不能接受一个临时政府。”总理又说道：“如果土耳其成为一个保证国，那末我们就不同意作保证国……我们的建议，即希腊的建议，是从一些东方、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国家那里取得保证。”

这个发言的合理性是很明显的有一种解决办法不仅从宪法上说是不可行的而且还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土耳其部队驻留在岛上，请允许我特别强调后一点。如果要希腊对这种解决办法提供保证，那是不明智和危险的。这样的结构或许很快就会垮台，结果会造成巨大危机，威胁该地区的和平。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性质的考虑对那些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提出种种想法的人是并不陌生的。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提一下1985年12月9日秘书长所作的、载于文件S/17657/Add.1中的报告。我们以应有的重视阅读了这份报告，特别是第十段。我愿指出，我们觉得：任何一个协议如果不能明确规定在任何临时机构成立以前撤退土耳其军队这一大问题，那就不仅会将整个倡议变为无益劳动，而且还可能加强侵略者在塞浦路斯的地位。很明显，联合国不可能有这种意图的。

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宪法方面来说，这与希腊无关。我只想简单地说，我们认为，任何根据普遍接受的民主原则提供国家结构的解决办法不应当忽视人口组成的因素，这种结构应当是能起作用的，这样就可能避免发生更大的悲剧。

希腊政府一贯支持、并将继续支持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倡议。我们极为赞赏秘书长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为完成这一极为艰巨的使命所具有的献身

精神。我们诚挚地希望，他将能通过他所开始进行的程序弥合双方立场的隔阂。但是，考虑到基普里亚努总统所作的极为重要的让步——这种让步也许超过了希族塞人和塞浦路斯国家的安全界限——我们认为，现在是土耳其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时候了。

正如安理会所了解的，我们为恢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团结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已经是迟了好多年了，这个国家现在事实上已分裂为两部分。现在是提出将使全体塞浦路斯人、不论他们的宗教或民族起源如何——希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拉丁人、莫洛尼特人——享受和平的福利即自由和繁荣的时候了。

最后，我要对格雷德尔将军、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以及秘书长的代理特别代表杰姆斯·霍尔格表示深切感谢。他们以献身精神和以无可指摘的方式执行他们的任务，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我们特别要感谢所有那些多年来提供了部队和资金的国家，这使得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有可能继续在塞浦路斯存在。

主席：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在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奥泽尔·科雷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1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现在请他发言。

科雷先生：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并通过您向安理会的高贵成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参加安理会关于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延长六个月问题的审议机会。

土族塞人方面高度重视这个机会，因为这使它们有可能发表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看法，因为这种机会比较少，很难得到。造成塞浦路斯双方发言和提出自己看法的机会不均等，其核心还是在于对塞浦路斯两族人民间的问题未能提出一个通过谈判的解决办法。国际社会越快地了解这一事实，给这个问题找到可以相互接受、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前景就会更好。在国际社会不了解这种事实的情况下，希族塞人将会乐于拖延这个问题，继续垄断它在22年前，即1963年所夺到的“塞浦路斯政府”的名义。

使土耳其人一直感到吃惊不已的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个多年来一直利用手中能控制的一切手段破坏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双民族独立，并力图将它变为希腊的一块殖民地的一方代表却用纵恣他人的语气为“塞浦路斯共和国”说话，声称代表了该国全体人民，而另一方面，那些通过无私抵抗和英勇斗争赢得塞浦路斯独立，防止它受到殖民化的一方代表，今日却被迫到这个组织来，只能根据议事规则39条发言。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反感、完全不公正的状态，丝毫不符合宪法性，如果要达成一个谈判解决的办法，就必须纠正这一状况。

我大胆地推测，尽管按照规则，我今天才被邀请在安理会上发言，但在这个会议厅中出席会议的每一位代表，甚至包括穆舒塔斯先生，都暗自承认：我和穆舒塔斯先生在揭掉面纱之后，事实上都是作为我们各自的一方或人民的代表在发言，仅此而已。因此，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自1963年，希族塞人有幸篡夺了塞浦路斯双民族政府的一年起，希族塞人一方就得到允许，带上了这层面纱。

对于那些不能容忍几个土族塞人在这座大厦中发出声音并存在的人，我们只能做一点保证：土族塞人的正义之声将日益壮大，我们不会在压力下销声匿迹，我们的存在也不会被阴谋所铲除。

我们刚才看到了穆舒塔斯先生重写历史的挣扎，这本是用任何尺度衡量都无疑是一种阴谋的行径。他并非遭到失败的第一人，他的前任们同样也挣扎过，失败过。假如他愿意，他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寻求安慰。但我们希望，这能使希族塞人清醒，有助于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习惯性地在国际讲坛上对土族塞人和土耳其散布谎言、无端诽谤的做法已不再生效，因为这么久以来，精确地说，整整22年来，这种做法已经达到了极点。

年复一年，这个非法实体打着自己是受害一方的幌子，不断烦扰全世界，重复着它老一套的、站不住脚的论点，对它长期镇压却不能驱役的土族塞人大发指责，

也对及时介入，将其现场捉获，制止了它对土族塞人和塞浦路斯岛犯下的罪行的土耳其横加指责。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也不过如此，而我们认为不值得对此做出反应。它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凡是愿意为形成有助于和平解决塞浦路斯双方之间问题的气氛的人应当尽力停止这种令人沮丧的、充满拜占庭式的畸形怪行。

希族塞人领导人应该充分认识到，现在到了他们做出认真抉择的时候：是支持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所赋予他的斡旋使命而进行的努力和活动，还是继续他们在国际讲坛上的活动，给自己的非法政府涂上“塞浦路斯政府”的金粉，以为他们能代表塞浦路斯双方发言。

换句话说，是选择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土族塞人选出的代表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还是选择坚持从不现实的、片面的、遭到谴责的决议破坏和平与让步。

希族塞人领导人的行为是否今后提供了任何希望呢？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希族塞人领导人基普里亚努先生及其政府在帕潘德里欧先生的紧急指示下于1985年1月17日召开了首脑会议，会上他们拒绝了1984年11月27日，经过双方历时4个月的高级准直接会谈后形成的协议草案，而且此后始终未曾表示过反悔。尽管秘书长为制定一份双方均可接受的文件而进行了持续地活动和努力，也未能使希族塞人领导人放弃排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合法代表，进一步使冲突国际化，并利用该冲突的行径。

在希族塞人的煽动下，在排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共和国合法代表的情况下，于1985年9月2日至7日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罗安达决议就是希族塞人利用国际讲坛产生不现实的、无关的决议的政策并未改变的一个重要例子，以便至少在书面上达到他们在现实中用武力实现不了的目的：将塞浦路斯岛变为土族塞人不得站起来反抗，更不要说统治的地方。

继罗安达之后，场景转到了巴哈马，转到了于1985年10月16日至22日召开的英联邦会议。我们在那里又一次见证了同样的伎俩。

希族塞人一方蓄意采取了这些步骤，完全了解它们对秘书长为开展解决问题的对话而正在进行的努力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基普里亚努先生还在1月17日的首脑会议上谴责了这些努力。

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政府虽然有着良好的意愿，但它不能原谅，也不能轻易放过这种行径造成的另一方面或产生的后果，因为所有这些决议都标志着秘书长努力的结束，或至少要使它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相信，秘书长自己是了解这种行动和决议的影响的，他当然也了解，这些决议的内容违反，并常常抵制了塞浦路斯双方在联合国机构指导之下，根据秘书长的努力而达成的这种种协议。我们一方对希腊和希族塞人阵营的真实意图的评价已得到下列行动的证实：这一阵营并未放弃将塞浦路斯看作希腊的一个岛屿的陈腐观念，更不要说在一个双地区、双民族的联邦共和国格局内平等地接受我们了。

为了更好地了解希族塞人领导人的行为，给它一个适当的评价，我们最好引用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于1985年10月7日对他的议会发表的一段讲话。当时，帕潘德里欧先生说，

“长期以来，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根据斡旋的任务，进行了种种活动。我必须指出，这些活动完全不符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与宣言……”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活动是为了在两族间谋求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我有意使用了“两族”二字，因为调解努力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对我们来说，塞浦路斯问题一直，而且仍然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并不是两族间的争端。”

帕潘德里欧先生接着抱怨他的反对党和指责他的第三方，以及土族塞人在谈判中缺乏进展和接触。他补充道：

“这些不断的指责正是塞浦路斯仍然在奎利亚尔倡议的构架里采取行动的原因。”

帕潘德里欧先生这一明确的陈述已使真相大白。它已明确地说明了两族间对话和秘书长倡议及努力为什么未能得成功的原因，它承认希腊和希族塞人方面一直只是在口头上支持两族谈判和秘书长斡旋使团，它也解释了基普里亚努先生反对十一月二十七日协议草案的原因。我认为有些代表会同意我的结论：如果希腊和希族塞人方面继续采取这种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灭亡。

尽管出现上述情况，土族塞人及其选出的领导人已表现出极度忍耐，仍然对秘书长的倡议抱有信念，并继续在这一阶段里给予它全面支持和合作。尽管存在着阻止采取这些行动的压力，塞浦路斯北方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仍然保持与德奎利亚尔先生联系的途径，以便协助他在遇到基普里亚努先生一月十七日所造成的挫折之后，继续促进他的倡议。

由于这些接触，秘书长邀请登克塔什总统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在纽约继续磋商，两天的诚恳对话促使秘书长作了下述声明：

“秘书长与登克塔什先生阁下进行了最为有益的对话，这些对话有助于他估价目前局势和决定秘书长在不久的将来如何采取下一个步骤，秘书长将继续与双方保持接触。”（SG/SM/13752）

土族塞人接着对秘书长发出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在伦敦进行技术方面磋商的邀请，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秘书长认为这些磋商也是有益的，并规定进一步进行接触。

土族塞人相信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决心通过和平方式消除与希族塞人的分歧，他们将一如既往，与秘书长进行全面合作，支持他所做的斡旋努力。

塞浦路斯北方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明白，他们的国家有着健全的法律、宪法和道德上的基础，他们相信这能够成为整个塞浦路斯重新获得合法性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二十二年来塞浦路斯所存在的各种无法无天的现象。

我们请希族塞人的领导人悬崖勒马，并意识到它也能从与土族塞人消除分歧中得益。如果要取得这种和解，它就必须作出适当的牺牲，因为这种和解的因素都能在过去几年里双方已达成的若干协议中找到，它只需尊重和履行它与我们达成的协议。我们相信，如果希族塞人接受这种办法，我们就能建立一个由两族和两区域组成的联邦共和国，并能保证塞浦路斯双方的平等政治地位和合法权利及愿望。

事实证明，土耳其的这种保证，在使土族塞人和塞浦路斯岛免于遭受破坏和殖民化之中是有效的，是确保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和持续性的唯一因素。我们不会取消这种保证，而希族塞人方面，除非它们对未来抱有阴谋，也没有理由反对它。

用新的办法拒绝防止它发生的保证和努力意味着，破坏塞浦路斯两方消除分歧取得成功的机会，这种态度以及在塞浦路斯找到解决办法之前撤出所有土耳其军队的前提只是对那些希望冲突和反土耳其敌意的继续存在中得益的人有利，它只会有利于帕潘德里欧总理的私利，他在十二月六日，即在希族塞人在南部进行选举前两天发表了讲话，他向世界明确地表明，他决心阻止所有旨在通过谈判取得塞浦路斯冲突满意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

帕潘德里欧先生在他的讲话中警告希族塞人社区在秘书长的使团进行斡旋的框架里通过谈判与土族塞人恢复友好关系，帕潘德里欧先生在我已经引述过的上一次发言中反对上述的斡旋活动，他也严正警告希族塞人社区，他将干涉其内政，他还竭尽全力使希族塞人的国会选举结果能对基普里亚努和反对派阵线有利，选举的结果表明他在这方面极为成功，当塞浦路斯南部的选举结束之后，我们不知道基普里亚努先生和其他受益者是否能被允许忘却他们从帕潘德里欧先生的这篇草率的发言中所得到的帮助。

人们正在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帕潘德里欧先生对秘书长的倡议提出了这么多毫无根据的谴责，而且得到了希族塞人现领导者的赞扬，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是否还能够继续促进履行这些倡议，国际舆论显然将这种结果看成是遇到了挫折。

现在我谈一谈刚才通过的决议，我愿强调下述几点。塞浦路斯北方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再次完全反对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尽管我们并不怀疑安理会在争取和平解决塞浦路斯两方之间问题中的诚意，但是，我们认为，该决议将无助于消除冲突双方的差距；相反的，根据过去的情况，它只会使希族塞人方面更加顽固，因为它发现它的假借口再次得到国际社会的默许，这几乎是因为决议中提到的“塞浦路斯政府”而引起的。

被该决议称为“塞浦路斯政府”的行政当局不过是非法和篡权的实体；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该实体以各种方式掩盖它在“塞浦路斯政府”的名义下的丑恶面目。的确，曾经有过一个在宪法上、法律上和道德上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塞浦路斯合法政府，但是，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该政府被希族塞人的军队推翻了，他们在当时不断将土族塞人从政府的所有机构中排挤出去。所以，正如现已不复存在的一九六〇年宪法所规定的那样，塞浦路斯政府已不复存在，一九六〇年宪法也已告无效。那些倾向于在塞浦路斯寻找既成事实的人将一定记得上述情况，因为这是我们所知道在塞浦路斯出现的唯一既成事实，这是一个典型的既成事实，是土族塞人没有承认，也不会承认的既成事实。

如果第三方过分地照顾这个非法实体，这就有可能使它在国际和双边关系中取得优势，但最关键的因素是我们不承认这个实体。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指出，除非这个被篡夺的席位能解除其包袱，人们无须过多地希望希族塞人的领导人与土族塞人领导人能够为消除我们之间的其余分歧而进行认真对话。

同样，序言部分第四段中提及“其他有关决议”也是土族塞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土族塞人方面对这些决议或者完全予以拒绝，或者有保留地接受。

关于执行部分第二段提及秘书长的“斡旋使命”，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愿声明，它认为该使命渊源于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对于该决议，我国政府曾保证给予充分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同秘书长充分合作，支持秘书长愿意根据他的斡旋使命所提出的任何倡议。

在执行部分第五段提到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目前任务”。正如秘书长本人在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1985年1月30日S/17657号文件)中第7段所说的那样，这一任务：

“是在希族塞人同土族塞人两族冲突的情况下设想出来的。”

既然如此，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所谈的任务已经同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不相符合了。因此，我们认为早就应该对联塞部队的任务重新作出估价了。

尽管土族塞人一方由于上述原因拒绝了目前这项决议，但是仍愿意在1985年6月宣布的基础上接受联塞部队驻扎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上。因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与联塞部队合作的原则、范围、方法及程序的基础只能是完全由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作出的决定。

我们真诚地希望向联塞部队派遣军队的各国政府在这两族人民的争端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我不想细谈这个问题，我只想说秘书长已经获悉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我们将根据最近发生的曾引起严重不满的事件来经常审议这个问题。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再次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深深的赞赏和感谢，他在斡旋中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同双方接触。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是他当之无愧的。

我们还真诚地感谢并赞赏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布莱恩·厄克特先生，他长

年来为联合国提供了宝贵的服务，赢得了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各方的尊重。我们北塞浦路斯人对他十分尊重，希望他在今后的努力中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詹姆斯·霍尔格先生、联塞部队总司令京特·格赖因德尔少将及他指挥下的官兵，他们通情达理，在此期间有效率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

我们还愿感谢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秘书处各位工作人员。我们赞扬古斯塔夫·菲塞尔先生及吉安多梅尼科·皮科先生，他们忠心耿耿地履行他们的职务。

最后，我借此机会祝贺马拉克·古尔丁先生，祝他在新提升的职务上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我感谢科拉伊先生对我说的好话。

下面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土克曼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感谢您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我祝贺您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我相信您的经验和智慧对指导安理会的讨论取得富有建设性的结果将是无价之宝。我还愿意向出色、勤奋地主持了安理会11月份工作的理查德·伍尔科特大使表示热烈的敬意。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即将进入第二十一个年头。土族塞人非常幸运，他们如今已经不再面对1964年那些黑暗的日子造成该部队的成立和进驻该岛时所面对的那种悲惨局势了。应当根据该岛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根据联塞部队在支持维持和平努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来看待在经过二十一年后，联塞部队还继续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由于它所起的作用，我们本来希望关于联塞部队的这份决议能包括一项可以得到所有直接有关各方支持的内容。

我不必在此重复我们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这份决议的内容的基本反对意见。因

为这些意见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将继续有效。奥泽尔·科拉伊先生已经重申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就目前这项决议以及联塞部队将以何种方式驻扎在北塞浦路斯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我只想重申土耳其政府完全同意这种立场。

当然，我们理解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愿望，它希望能够经常审议它在联塞部队存在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结合最近的事态发展这样做，因为这些事态发展很可能妨碍某些部队派遣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我愿感谢秘书长先生，他目前的这份报告反映了他在继续进行斡旋努力，以便和平解决该岛两族人民间的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土耳其政府一直支持并鼓励秘书长的使命，我们十分感谢他进行斡旋。我们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求达成一项双方一致同意的解决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之间问题的方案。塞浦路斯的这两族人民应当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以能够满足双方合法关切和利益的方式进行谈判，作出妥协弥合分歧。

现在我不想谈问题的实质，因为安理会的各位成员一直不断获悉有关情况，即秘书长从1984年8月开始的努力，该努力于1985年1月17日达到了高潮，召开了高级会议。会议的不幸结局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来的事态发展。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登克塔什总统在1985年8月8日已经向他广泛地发表了土族塞人的看法；登克塔什总统后来又在纽约于9月12日和13日两次会见秘书长。秘书长说，他将就嗣后所将采取的步骤同双方进行接触。在秘书长的建议下，土族塞人的谈判代表及其顾问与秘书长的工作人员于11月在伦敦进行了技术性的会谈。秘书长同希族土人也进行了类似的会谈。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能使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并有更大的成功机会。但是，我要说，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和希族塞人和希腊领导人的讲话很难与他们宣称的愿意真心诚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作出贡献协调起来。

10月，帕潘德里欧总理在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议会发言时表示反对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的努力的内容和范围。当时，秘书长不得不提醒帕潘德里欧先生，他斡旋使命的基础以及安理会主席要求各方同秘书长合作的声明。

最近，帕潘德里欧先生发表了与秘书长的努力的基本前提相反的声明。帕潘德里欧先生12月6日的声明是仅在希族塞浦路斯人12月8日的选举前两天发表的。我并不想在此就声明发表的时机问题赘言，但国际新闻界已清楚地指出了其目的。请允许我引证12月9日《纽约时报》关于基普里亚努先生从帕潘德里欧先生处得到重要支持的后果的一段话：

“根据外交官提供的消息，这一爱国要求竞争的结果使整个希族塞人政治观念采取不调和的态度。据认为这使德奎利亚尔的努力的成功希望更小，德奎利亚尔的努力是要使基普里亚努先生和土族人的当然领袖，登克塔什返回纽约，再次努力结束为期11年的僵局”。

帕潘德里欧最近的声明只能被看作是反对通过谈判实现解决办法所采取的僵硬立场。具有意义的是希腊反对派领袖在议会说他根本不同意帕潘德里欧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意见，他还说有可能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倡议框架内公正解决问题。反对派领袖今天再次发言，指责帕潘德里欧破坏秘书长的努力。显然，基普里亚努完全支持帕潘德里欧，他对希腊总理的立场表示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只有希族塞人和希腊领袖改变他们的基本立场，并得出结论，他们真正想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才能取得进展。如果他们竞相发表不符合局势的现实和国际社会的意愿的过火言论，那他们就连自己的公众舆论都无法欺骗，希腊和塞浦路斯南部的反应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土耳其和希腊应尽力促使和鼓励塞浦路斯双方通过秘书长的斡旋而达成协议。土耳其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人人都必须清楚我们将不接受任何其他谈判进程。如果希腊不满意秘书长的斡旋和以土族和希族塞人同意的原则为基础而实现塞浦路斯

问题解决的前景，那么希腊至少也应该克制，不应以消极和破坏形式进行干涉。但是，当前，希腊政府正积极干涉谈判进程，其明显的目的就是使之中断。时常有把这一干涉扩大到军事领域的不良企图。现在，我们认为提醒安理会注意希腊当前政策所产生的危险是有益的。

的确，希腊常驻代表的发言证明我们担忧是正确的。这一发言清楚地显示出帕潘德里欧希望对塞浦路斯解决办法强行提出条件。事实上，登塔斯大使在雅典向我们提供局势的详情。显然，帕潘德里欧认为谈判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只要他不喜欢，他就有权否决。登塔斯大使的这一声明有力地证明了今天塞浦路斯两族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是希腊。希腊是塞浦路斯悲剧的根源；帕潘德里欧不应使之进一步恶化。

穆舒塔斯大使的发言充满了恶毒的语言和毫无根据的指责。很清楚，在这方面他甚至做出特别的努力，超过了他过去的发言。他是否真正相信这样的激烈言辞能转移安理会对问题实质的注意？希族塞人政府是否愿意在秘书长建议的框架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如果不是，我们所听到的这一系列夸夸其谈的言论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

我不想浪费安理会的时间，来答复穆舒塔斯先生的发言。仅让我澄清一点。1985年1月秘书长提交的协议草案提出了就非塞浦路斯部队撤军的时间表进行新的谈判，非塞浦路斯部队不仅仅指土耳其部队。土族塞人接受了这一协议草案，但希族塞人却加以拒绝。因此，这里所谈论的关于土耳其部队撤军问题完全是蛊惑人心的宣传。

最后，我重申我们向秘书长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我国政府充分支持他的斡旋。我们希望他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我也要感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格莱恩德尔少将和他的参谋人员。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执行特别代表霍尔格先生以及在纽约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秘书处成员。土耳其相信他们，

这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重要的。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的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塞浦路斯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我要占用安理会几分钟的时间，以正视听并捍卫我国政府和人民。我这样做是希望安理会充分了解某些事实并能从正确的角度认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话，那将会对为公正和永远解决问题的努力作出贡献。正如我过去在安理会所做的那样，我的发言仅针对土耳其代表。我不打算无视——我认为安理会成员也不会无视——某位个人的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他以个人的名义被允许发言——为了替占领国助威，他滥用了这一机会。尽管他作了这一声明，我认为土耳其是主要的，两项声明都是土耳其发表的；原因是，通过代理人所干的事实际上等于他自己干的。

我仅想说如果科瑞揭开代理人的外衣，人们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一名塞浦路斯人。我真诚地把他当作我们人民不可分割的某一社区的一员。

土耳其代表通过科雷先生并在他本人的发言中花费了一些篇幅降低撤出占领军问题的重要性。他的动机是明显的。撤出占领军，允许塞浦路斯人民自由地在他们的国家活动，就使土耳其没有任何借口为派军队进行侵略提供借口，因而把杀人狂作为和平缔造者的整个土耳其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安理会无疑知道，土耳其及其几名辩护士的转移注意力的战术是不能得逞的。他们的谬误概念不能影响安理会和整个世界，他们的谬论是：无需重视象土耳其撤出占领军以及在塞浦路斯适用每种国家机构的最起码先决条件这样的细节问题。我认为这三种自由是最起码的，即公民行动自由，定居自由以及拥有财产的自由，尤其是如果他们被我在讲话中所提到的某些入侵者和从土耳其来的定居者剥夺了这种财产的话。

但是，如果允许我对土耳其的主张采取更加冷静的看法的话，我就强烈地认为，当安卡拉的发言人出现在安理会时，当他们提出主张，宣传分治、脱离、永久军事占领，以及防止或剥夺整个塞浦路斯人民和公民的基本人权时，他们是不成体统并完全蔑视安理会的。

土耳其方面抱怨《卢安达宣言》和《英联邦宣言》。他们说这些宣言是片面的，因此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请允许我提请安理会注意土耳其曾投票赞成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人们记得，这项决议后来得到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的赞同，并成为必须执行的决议。难道土耳其代表认为这与现实无关吗？

在投票赞成这项决议之后，土耳其在执行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土耳其的占领军象决议规定的那样撤出了吗？尊重塞浦路斯主权和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要求得到满足了吗？难民是否象决议规定的那样被允许安全地返回家园和土地？这些是尊贵的土耳其代表应该谈到的问题。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杜恩塔斯先生(希腊)：我愿提及特克曼大使发言中的几点。

我尊贵的同事提到帕潘德里欧总理的讲话，该讲话的主旨是土耳其军队应该在建立过渡政府之前撤出塞浦路斯——这是帕潘德里欧总理所有讲话的主旨，特克曼大使认为这些讲话不符合秘书长的倡议，这些讲话违反通过谈判进行解决。他还说这些讲话破坏——也许我没有使用确切的词语，但我讲的是主要意思——秘书长的倡议。

请允许我把问题澄清。我们并不反对秘书长的倡议。几分钟之前，我曾有机会重申我们对这项倡议的立场。我曾清楚地说，我敢明确地说，希腊政府“一直支持并继续支持秘书长的倡议”，我曾继续说，我们“欣赏秘书长在进行这项高

度困难的使命时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表现出的献身精神”。最后，我说我们真诚希望，秘书长能够通过他提出的程序缩小各方立场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我所说的话，而这些话并不是象特克曼大使所讲的那样。

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讲明，我们不仅支持秘书长的倡议，我们还通过许多接触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反对——我要特别强调这点——土耳其军队继续占领塞浦路斯。在这方面，我们既严格又坚决。

我要问特克曼大使，为什么把我们要求占领军撤出塞浦路斯的讲话解释为不符合秘书长的倡议？难道他认为秘书长支持继续占领？或者也许更可能的是，他是否向我们明确暗示，土耳其军队不打算从塞浦路斯撤出？

我还愿意简单地提到另外一点。科雷先生说，希腊总理在最近一次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警告希族塞人反对两族之间的任何和睦。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总理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说过或者甚至暗示过他反对两族之间的和睦。我在这方面可以找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也许科雷先生没有时间阅读帕潘德里欧先生的讲话，因此他认为按照他自己的意图起草一篇总理的讲话是方便的。

我对于提及特克曼大使的一段讲话有些犹豫。他提到希腊反对派领导人批评总理的一篇讲话。在希腊，就象在许多其它国家一样，反对派经常批评政府。我对土耳其局势不允许我引用土耳其反对派的讲话深表遗憾。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特克曼先生（土耳其）：首先我愿向杜恩塔斯大使保证，我将给他送去一些土耳其反对派领导人的讲话。我们承认希腊现在有民主。希腊的民主是塞浦路斯1974年遭到不幸之后出现的，当时希腊独裁政权企图入侵这个岛屿。是土耳其的干预以及这次干预的后果——希腊公众舆论的沸腾，希腊人民的反响——给希腊带来了民主。

因此，我认为，顿塔斯大使极力暗示土耳其没有民主，这是十分不恰当的。今天，土耳其和希腊都有民主。

在土耳其，反对党领导人没有批评土耳其政府对塞政策的一个理由也许是土耳其政府这方面的政策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只是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并没有涉足问题的实质。我们并不想对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塞浦路斯两方正在进行的谈判产生任何消极的影响。

我的同事顿塔斯大使说，他不认为帕潘德里欧先生所说的有任何反对秘书长主动行动的内容，而且他曾向秘书长致意。我并没有说他没有向秘书长致意。我说的是，帕潘德里欧总理采取的立场对塞浦路斯双方谈判的结果有偏见。顿塔斯大使本人为我们详细阐述了帕潘德里欧先生提出的一项建议，但是，帕潘德里欧先生和希腊政府并不是直接的谈判者。谈判的双方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

穆舒塔斯大使详谈了第3212(XXIX)号决议和联合国的其它决议，以及土耳其没有执行这些决议的事实，他说所有这些决议同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讨论都有关。其实是完全无关，他只要谈一下刚通过的决议就可知道。有关谈判的执行部分的唯一段落，即第2段要求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使安理会不断了解所取得的进展，并且在1986年5月31日之前提交一份有关目前决议执行情况报告。在这一段落中，我看不到有任何同其它决议相关的东西。因此，他的发言完全不相关。

主席：希腊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顿塔斯先生（希腊）：我不得不再次要求发言。我要指出，我引述我国总理的话和我自己所说的话并不是对谈判的结果持有偏见。我在发言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希腊以同土耳其一样的作为塞浦路斯共和国保护者的身份，认为自己有权利和义务表明自己对这个具有国际重大意义的塞浦路斯问题所持的立场，并且告诉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希腊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立场之一就是土耳其撤出军队。我们并没有把这一解决办法强加于秘书长，也没有强加于任何人。我们只是表明

自己的立场，这是我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至于土耳其军队侵略塞浦路斯使希腊恢复民主，我们应当对此表以感谢的问题，我向土耳其大使保证，我们将在民主赞助者的名单上，在普里科斯的字之后刻上用土耳其军队的名字。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撤出外国军队——实际上是占领军，因为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是这样描绘的——并不是对谈判的结果持有偏见。这是这一机构的庄严决定和要求，土耳其没有执行这些决议。我们在这里是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期，但问题是，联塞部队为什么驻在那里呢？联塞部队在那里，是因为土耳其再一次不遵守这个机构的决定和决议。我也要提请土耳其代表注意刚才通过的决议，特别是下面这一段：

“重申1964年3月4日通过的第186（1964）号决议和其它有关决议的规定。”

主席：在请要求发言的土耳其代表发言之前，我要向各位代表呼吁。我们已经非常认真地听取了你们的发言。我同在座的同事们一样深信拖长这次辩论是毫无意义的。并不是今天听取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不同意见，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土耳其先生（土耳其）：我的发言很简短。首先，当顿塔斯大使谈到土耳其的侵略以及对土耳其军队的谢意的时候，他忘记了一件事。他忘记了，1974年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来到安理会这里指出他面临的不是土耳其的侵略，而是希腊的侵略。这是安全理事会的记录，载于第S/PV.1780号文件。1974年所发生的是，土耳其在顿塔斯现在所谓的给希腊以权利决定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条件的保

障条约范围内进行的干预。

我也希望在这个场合里指出希腊立场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希腊反对保障条约说什么希腊今后不会成为保障条约的成员国，另一方面，他们今天却利用保障条约。他们说，作为保护国他们有权利干涉塞浦路斯的谈判进程。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至于普里科斯，我必须指出，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普里科斯。但是，希腊自己对普里科斯并不十分忠诚，因而我们大家会很好地尊重普里科斯，并且让凯撒得到其应得到的谢意；希腊当然应该为自己的民主感激土耳其在希腊侵略塞浦路斯之后进行的干预。

主席：虽然我提出了呼吁，但希腊代表仍希望发言，因此，我请他发言。

顿塔斯先生（希腊）：我非常感谢安理会的慷慨态度。我要说的是，我并没有说我要决定一种解决办法。我再次重申，我说的是，我们要明确自己的立场。至于保障条约，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是保护国。我们说的是，我们不承认保障条约给予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预的权利，这就是我发言的结论。主席先生，谢谢你的理解。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希望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如果保障条约给予这样的权利，这将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段的规定；我们大家都知道，第103条款并允许这种相互矛盾的存在。

主席：已经没有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本阶段对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1点20分散会。